建道學刊 40 (2013): 109-126

# 五旬宗主義中方言現象的神學再思

廖炳堂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　方言現象的分析

近代基督教內外的學術對五旬宗主義方言現象做了不少研究。作為工作性廣義的界定，方言現象通常指說話者發出一些構成語言、或類似說話的聲音，但詳細內容意義卻連講者也不明白的情況。這現象通常發生在、卻又不限於宗教活動之中。英文glossolalia乃從聖經希臘文γλώσσαις（林前十二30）演變而成，在1879年之後才開始運用。[1] 在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方言按語言性質可分為三類，一是真正存在的別國語言（xenoglossia或xenolalia），二是具語言性質的非人間語言，稱為

[1] Stanley M. Burgess,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 NIDPC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670.

「天使的話語」（angelic tongues，參林前十三1）；三是不具語言性質的「舌音」。[2]

非宗教性的方言現象，包括電視及藝術表演性質的「演藝性方言」（Dramatic Glossolalia），和精神醫學性質的「病態性方言」（Pathological Glossolalia），即腦神經病變或精神分析等因素所引起的方言現象，但近年社會科學有研究指出，方言現象 —— 特別是基督教中的方言，並非所有都源於精神問題、性格問題或負面的社會或經濟背景。換言之，擁有健康性格的人也有說方言現象，但有時會比一般人較為焦慮。[3] 近年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個別靈恩羣體方言的音位（phoneme）、語素（morpheme） 和兩者組合的方式，[4] 與說方言者所身處的特定羣體方言文化關係密切，換言之，方言的形態很可能可以透過「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而獲得。[5]

非基督宗教中也有方言現象，佛教解釋「別國方言」為前生輪廻的原因，不少民間宗教之靈媒也有類似現象，包括非洲、中國、馬來西亞、印尼、日本、韓國、緬甸、阿拉伯、西伯利亞、北極圈等地區。[6]

醫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幫助我們對方言作為人類現象有更宏觀的了解，並提供了一些非宗教的因素以作解說。但科學研究的限制是未能觸及靈界或神學的解說，基督教方言神學需要做一些跨科際的整合性研究。

---

[2] 參王敬弘：〈舌音神恩〉，《神學論集》（1978）：487。

[3] Burgess, ed., *NIDPCM*, 670, 674; cf. Max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Then and Now* (Carlisle: Paternoster, 1999), 296.

[4] 語言學上，音位指人類語言中能夠明顯區別的最小聲音單位，例如kit中的/k/音；而語素則是最小的語意單位，例如unbreakable中有三個語素，即un-（不能），break（打破），-able（素質）。

[5] Burgess, ed., *NIDPCM*, 676-77; cf.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300-301.

[6] Burgess, ed., *NIDPCM*, 670-71.

## 二　基督教歷史中的方言

據斯皮特勒（R. Spittler）的研究，[7] 新約關於方言事蹟的四處記載，是主後30年左右耶路撒冷的五旬節（徒二章）、凱撒利亞外邦人哥尼流歸主（徒十章，約主後35年）、哥林多教會（主後55年前後）和以弗所施洗約翰的門徒歸主（徒十九章，約主後60年）。

其後一百年的教會著作很少提及方言事蹟，直至二世紀的基督教諾斯底主義和孟他奴主義有涉及類似舌音的現象。愛任紐（Irenaeus，約主後115-202年）和特土良（Tertullian，約主後160-225年），曾為教會中有一些靈恩現象辯護。三世紀之俄利根（Origen）及四世紀之奧古斯丁（Augustine）都認為超自然恩賜包括方言，只屬新約教會誕生的記號，因此已經終止，後者影響了西方教會的主流觀點。

整體而言，中世紀教會仍有零散的靈恩現象，包括方言記載在一些聖人及神祕靈修者的事跡中，但由於當時有關著作有不少誇大失實的情況，使學術界普遍對這些記載的評估很具批判性。

宗教改革的主要領袖和教會都沒有提及靈恩的追求，相反靈恩現象，包括方言的報告大多來自更正教的邊緣羣體如法國先知運動卡米撒派（Camisards），和影響五旬宗運動很深之十八世紀英國艾榮（Edward Irving，1792-1834年）等，此外方言的記載出現在一些極端教派如十八世紀之震教徒（Shakers）及自十九世紀興起之摩門教（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包括領袖斯密・約瑟（Joseph Smith）和楊百翰（Birgham Young）。總的來說，斯皮特勒也承認在大公教會主要的靈修傳統、甚至包括神祕主義傳統在內，方言都沒有重要角色。[8]

---

[7] Burgess, ed., *NIDPCM*, 673-74.

[8] Burgess, ed., *NIDPCM*, 674.

十九世紀北美之聖潔運動中，靈洗的內涵意義和有關之分辨指標的觀點不斷改變。十九世紀末出現了綜合性的立場，既認同傳統衛理宗立場 —— 聖靈第二恩典是完全成聖，但也認同改革宗之凱錫克立場 —— 靈洗是得着能力去事奉而非成聖的經驗，因此綜合而言，靈洗成了聖靈的第三恩典，稱為火的洗禮（Baptism with fire），五旬宗運動領袖柏涵（Charles Fox Parham）和冼模（William Seymour）主要跟隨了這觀點。[9]

另一方面，斯皮特勒認為，十九世紀中葉聖潔運動領袖在對抗達爾文進化論和德國高等批判學等所提出的科學證據時，不自覺地接受了以外顯的證據為依歸的科學論證方法，包括為靈洗／聖靈充滿這宗教經驗尋找外證。[10] 靈洗這經歷的分辨指標，在十九世紀也逐漸由約翰衛斯理以「純全的愛（pure love）」之動機看為當事人對這經歷的自我確定（assurance of faith），轉變為凱錫克的「完全獻上」自己給主（full consecration）的生命表現，最後在十九世紀末再轉為更外顯的「證據」 —— 方言。[11] 麥吉（McGee）指出，自1880年起，聖潔運動中一些領袖開始流行一個觀點，就是上帝在末日前加快完成普世宣教使命的方法，很可能是賜予有足夠信心的人說方言恩賜（可十六17），使宣教士可以避開學習別國語言的漫長困苦旅程。[12] 1900年12月， 柏涵要求學生要從使徒行傳找出靈洗的外顯證據，結果在大除夕他們找出了方言是幾段有關經文唯一重複出現的現象，當他確信找到這「無可置

[9] Allan Anderso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9.

[10] Burgess, ed., *NIDPCM*, 673.

[11] Burgess, ed., *NIDPCM*, 785.

[12] Burgess, ed., *NIDPCM*, 785.

疑的證明」（indisputable proof）後，當晚凌晨他的學生奧絲敏（Agnes Ozman）在他禱告下便說出了方言，五旬宗運動正式開始。[13]

在五旬宗運動開始不久，方言的理解便很快由別國語言轉變為非人間語言。[14] 五旬宗運動之始創人柏涵相信，方言作為確據是別國語言，他宣告他和學生所說的方言包括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挪威語、瑞典語、德語、俄語、日語和「中國」語等。[15] 但1906年起，愈來愈多的五旬宗宣教士到了宣教工場，才發覺當地人聽不懂他們的有關方言，包括在印度和中國的嘉活力（Alfred Carr），和在中國的卡沃爾（G.B. Cashwell）等。[16] 「關於他們可隨意願運用新方言來講道，而〔當地〕聽眾能明白的可靠見證沒法找到」，[17] 經過一段時間的神學反省，愈來愈多的五旬宗領袖認為方言為非人間語言，其價值由幫助宣教轉變為「聖靈透過信徒向神禱告」，靈洗被看為更高生命及得勝事奉是入門性賦權經歷，也是進入運用其他聖靈恩賜的必經門檻。至於神為何選擇方言作確據的原因，則隨着方言為非人間語言的觀點日漸普及而愈變含糊。[18]

---

[13] Martin William Mittlestadt, *Reading Luke-Acts in the Pentecostal Tradition* (Cleveland: CPT Press, 2010), 20-21.

[14] Burgess, ed., *NIDPCM*, 786, 791.

[15] Burgess, ed., *NIDPCM*, 786.

[16] Burgess, ed., *NIDPCM*, 59, 787; 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J. McIntosh, the First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Cyber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 12 (February 2003);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98-99.

[17] "Reliable testimony of their preaching at will in their newfound languages and being understood by the hearers could not be found."

[18] Burgess, ed., *NIDPCM*, 786, 787.

發展至今，五旬宗教會中說方言的人數比例一直在減少：波爾馬（Margaret Poloma）在八十年代後期所做的調查顯示，美國神召會信徒說方言的比例為65%，[19] 而據美國神召總會2004年發表的調查報告，1990至1997年曾經歷靈洗的總人數由76,989增至101,700，之後不增反降，至2003年減至88,417。[20] 換言之，近年新信主者經歷靈洗者只有五分之一。[21] 曾廣海認為，古典五旬宗人士在實際上已有開始放棄說方言的跡象。[22]

另一方面，不少學者收集方言的錄音樣本給語言學家鑑證，但仍未發現有確證為別國語言的個案，甚至不少樣本是否有語言性質都成疑問，很可能只是舌音。[23]

與此同時，五旬宗及靈恩運動對方言的必須性及意義的解說日趨多元化。以下我們會簡介現今的情況，並將這些不同觀點歸納為兩大類，然後加以評析。

---

[19] Margaret Poloma,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The Assemblies of God," *Christian Century,* 17 October 1990, 932-34, < http://www.religion-online.org/showarticle.asp?title=815> (accessed 25 May 2012).

[20] Scott Harrup, "Practicing Pentecost: Intimacy With The Holy Spirit Is Energizing Churches, Empowering Pastors, And Changing Lives," *Enrichment* 10.1(2005): 40-47, <http://enrichmentjournal.ag.org/200501/200501_040_Practicing.cfm> ( accessed 13 May 2012).

[21] Keith Warrington, *Pentecostal Theology: a Theology of Encou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T&T Clark, 2008), 124.

[22] Simon K. H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AJPS* 2/2 (1999):195.

[23] Burgess, ed., *NIDPCM*, 675;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99-300; Poloma,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William J. Samarin, "The Linguisticality of Glossolalia, " *Hartford Quarterly* 8 (1968): 55, 68,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samarin+the+linguisticality&source=web&cd=1&ved=0CFIQFjAA&url=http%3A%2F%2Fphilosophy-religion.info%2Fhandouts%2Fpdfs%2FSamarin-Pages_48-75.pdf&ei=VZW_T-WaI4KhiQfNq8SxCg&usg=AFQjCNHPMFZCoyWLwnFjRPn_fUTmYfTR2w> (accessed 25 May 2012).

## 三　現今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的主要兩類觀點

從教義而言，柏涵乃第一個建構方言乃靈洗必要入門確據（initial evidence）的教導，神召會則於1916年將之納入「基本信仰綱要」之中，確立它成為古典五旬宗運動的主要特色教義，[24] 也使方言一直比其他恩賜更常見於五旬宗運動的聚會之中。美國的神召總會在2010年重新確定這教義，表述如下：[25]

### 第八條：聖靈浸的起初的實質憑據

信徒受聖靈浸有起初可見的憑據，就是按聖靈所賜的口才說方言（徒二4）。這樣的方言，與方言的恩賜（林前十二4～10、28），本質相同，只是目的和功用有異。[26]

斯皮特勒寫道，「大部分五旬宗人士承認哥林多前書難以支持這入門確據的教義，事實上， 這教義的主要支持來自使徒行傳第二、十和十九章中聖靈降臨的歷史先例」。[27] 孟保羅（R. Menzies）是當今以「文法—歷史釋經」最詳細辯護這教義的五旬宗背景聖經學者，他認為方言是第二恩典靈洗的確據，乃基於釋經基礎合理推論的教義。[28]

---

[24] Burgess, ed., *NIDPCM*, 673.

[25] Assemblies of God (USA), "Baptism of Holy Spirit," (2010, Position Paper), 9-10, <http://ag.org/top/Beliefs/Position_Papers/pp_downloads/PP_Baptism_In_the_Holy_Spirit.pdf> (accessed 22 May 2012).

[26] <http://www.emlhk.org/?page_id=28> (accessed 22 May 2012).

[27] Burgess, ed., *NIDPCM*, 673.

[28] William W. & Robert P. Menzies, *Spirit and power: Foundations of Pentecostal Experienc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124, 127, 130.

很多當代學者如斯皮特勒、安德森（Allan Anderson）、沃林頓（Keith Warrington）等都觀察到，堅持這方言確據教義的主要是北美以白人為主的五旬宗派，包括神召會、克里夫蘭神的教會、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國際四方福音會等，但至於北美內外的其他五旬宗派，並靈恩運動第二及第三波卻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其中包括冼模、黑人為主的在基督裏神的教會（The Church of God in Christ）和美國聯合聖潔教會（United Holy Church of America）等；印度的艾有拉姆斯（Minnie Abrams）、[29] 智利的胡佛（Willis Hoover）、英國的杰弗里（George Jeffrey）、德國的保羅（Jonathan Paul）、荷蘭的波爾文（Gerrit R. Polman）等等。[30]

在其他觀點中，較多靈恩運動領袖及學者倡議的第二類觀點可稱為「正常而非規範性」（normal but not normative）立場， 即方言為信徒聖靈充滿的正常表現， 卻不是必要的確據， 因為聖靈充滿的表現雖應是靈恩方式，卻也應為多樣化。支持類似觀點者包括海福德（Jack Hayford）、平諾克（Clark Pinnock）、戈登菲（Gordon Fee），[31] 曾廣海[32] 和斯皮特勒[33] 等，這類觀點也流行於靈恩第二波及第三波之中。他們通常承認單以文法—歷史釋經，難以確立古典五旬宗之方言為必要確據教義，但從神學角度分析理解聖靈充滿的屬靈意義後，便會發現方言作為聖靈充滿符號的吻合性。例如曾廣海便認為真正的靈洗經歷，其實

[29] 參他的著作*The Baptism in the Holy Ghost and Fire*, 2nd edition, 1906。

[30] Burgess, ed., *NIDPCM*, 673, 789.

[31] Anderso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194-95

[32]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200; Warrington, *Pentecostal Theology*, 120.

[33] Burgess, ed., *NIDPCM*, 675.

類似大公教會神祕靈修之初始階段，其功能和大公教會「入靜」相若，但基於不同教派有不同「語言—文化」（Cultural-Linguistic）傳統，五旬宗以方言表達這「神主動—人被動」的神清晰同在初階經歷。[34] 換言之，曾廣海只論證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的方言，是合乎聖經之靈洗經歷的表達方式之一。

## 四　評估

舊約沒有直接提及方言，最相近的例子是長老或先知受神的靈感動而說話（民十一25；撒上十5-6）。新約有三卷提及方言（可十六17；徒二4，十46，十九6；林前十二～十四章）。馬可福音十六章8節之後有經文鑑別問題，學者普遍同意不屬聖經原稿，因此有關討論之直接聖經資料只有使徒行傳及哥林多前書兩卷。

### （一）方言的語言性質

使徒行傳三處經文明言五旬節方言是「別國的話」和「鄉談」，內容是「講說神的大作為」（二4、6、11），而彼得見證哥尼流所領受的方言（十46）和五旬節一樣性質（十一15），也是可見的聖靈彰顯、可聽得明白，內容也是「稱讚神為大」（十45）。十九章6節的記載很簡單，只道出施洗約翰門徒領受聖靈後說方言及預言，沒有資料暗示

[34] "With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silence is the regulative grammar for *evidencing* this focused presence of God, while in the Pentecostal community it is glossolalia. Each community develops its own distinguishing mark of recognition."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200-201; Warrington, *Pentecostal Theology*, 120.

這「方言」和前兩次會有分別，反而預言在路加著作中和讚美神關係密切（馬利亞，路一46～55；撒迦利亞，路一67～79；亞拿，路二38），所以合理推測是，施洗約翰的門徒領受聖靈很可能是以方言及預言讚美神。換言之，使徒行傳的方言性質是別國的語言，內容是讚美神。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方言」原文一詞（γλώσσαις），在*TDNT*神學辭典（1:719-27）或*Bauer-Arndt-Gingrich*希臘文辭典中引用之例子全部指真實的語言，不可能是舌音。[35] 內容同樣是讚美神（林前十四2、16～17）。

有人提出保羅提及的「方言」可包括天使的言語（林前十三1）或舌音，但這解釋有很大的困難：

首先，天使的言語在舊約和新約中都是人間語言（創十九1～2；但八17 及後；路一28及後）。

其次，缺乏兩約中間猶太文獻支持：《約伯之約》（*Testament of Job*）四十八至五十章中雖有提及「天使的言語」， 但端納（Max Turner）認為這幾章很可能是基督徒或諾斯底主義者所後加的內容，[36] 而斯皮特勒也承認沒有證據顯示保羅認識《約伯之約》。[37] 除此之外，其他兩約中間猶太文獻中的「天使的言語」都是人間語言。[38]

第三， 福布斯（Christopher Forbes）認為，新約時代希羅宗教中找不到受靈感而發出非語言舌音的近似例子，包括哥林多北部大爾菲城

---

[35]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22; Sinclair B. Ferguson, *The Holy Spirit* (Downers: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213.

[36]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30-31.

[37] Burgess, ed., *NIDPCM*, 673.

[38]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30-31

（Delphic）阿波羅神廟的大爾菲神諭（Delphic Oracle）也是具語言性的，這神諭在主前五世紀盛行，但到了新約時代已衰微。[39]

第四，保羅提及沒有翻譯方言，目的是審判不信的人（林前十四21）時，引用的是舊約猶太人聽不懂的別國語言（「外邦人的舌頭」，賽二十八11）來解釋「方言」。

第五，保羅提及聽眾對沒有翻譯之方言的反應是看為「化外人」（較低文化的外國人）， 而非像天使之「屬靈」人（林前十四10～11）。

最後，保羅教導方言到主再來的時候便不再存在，間接證明這不是天使的言語（林前十三8）。因此，按字義理解，各類的「方言」（γένη γλωσσῶν，林前十二10）應指各類人間語言，而不能指人間語言之外的種類。

## （二）方言的延續性和規範性

筆者曾詳細評估孟保羅的觀點，否定路加有意圖表達靈洗和方言確據會在以後教會生活中有延續性或規範性。[40] 首先，兩約之間猶太人先知的靈的觀念，不會認為領受這靈需要有甚麼具體的外證；其次，我們認為路加記載哥尼流和施洗約翰門徒有類似五旬節之方言表現， 目的是強調神悅納外邦人和印證保羅的使徒權威，都是當時教會成立初期處境的特殊需要，不是日後之常規。其他信主接受聖靈的人士如三千人（徒二41～42）、五千人（徒四4）、埃提阿伯太監（徒八35～39）、

[39]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31; Burgess, ed., *NIDPCM*, 671.

[40] 廖炳堂：〈「聖經的不同解讀：五旬宗對福音派前設的批判」專題講座的後續討論〉，《時代論壇》，2011年11月20日，頁12～13。

呂底亞一家（徒十六14～15）或禁卒一家（徒十六33～34），都沒有任何方言彰顯的記載。第三，三次方言彰顯都是在初次領受聖靈之時發生，當事人事前並不知情，也沒有為得着方言祈求或預習方言來準備領受。換言之，使徒行傳之方言不具延續性和規範性，也不是要信徒刻意追求的第二恩典。

另一方面，保羅哥林多前書的方言是一種恩賜，但和聖靈充滿沒有直接關係。學者普遍認為方言在其他新約教會並不普遍，並且相信大爾菲神諭很可能是引起哥林多教會信徒熱心追求及高舉方言的背景原因。[41] 方言會在主再來前才終止（林前十三10），而且它在哥林多教會的功用並非印證使徒的權威，我們相信「開放審慎論」（open but cautious view）最合乎聖經的教導，即今天教會仍有這恩賜，但和其他超自然恩賜一樣，並不常見。[42] 它極可能是一種人間語言，若沒有翻方言者，信徒便應切慕（ζηλοῦτε）更造就教會的恩賜，但也不應強求，因為所有恩賜都是聖靈根據主權而分配的（林前十二11），值得不止息追求（Διώκετε）的只有愛。[43]

方言和所有恩賜的目的一樣，是「叫〔眾〕人得益處（συμφέρον）」（林前十二7），既然方言內容為讚美神的偉大，翻出來便能造就別人（林前十四5、16）。若在公眾聚會中沒有人翻方言，才留為私用（林

[41]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16-17; Burgess, ed., *NIDPCM*, 671.

[42] 廖炳堂：《靈修神學：理論與實踐》（香港：建道，2010），頁391～401。

[43]「你們要切切的求（ζηλοῦτε）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林前十二31）「你們要追求（Διώκετε）愛，也要切慕（ζηλοῦτε）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林前十四1）「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ζηλοῦτε）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μὴ κωλύετε）說方言。」（林前十四39）

前十四28），也可造就自己（林前十四4），因為講方言者雖然不明白所說方言的細節（「悟性沒有果效」，林前十四14～15），卻知道自己在感恩和讚美神（林前十四16～17）。翻方言被列為另一項恩賜，雖然講方言者祈求方言被翻出來或許可以包括自己，但哥林多教會的情況似乎正是不少人在說方言，卻沒有人能翻出來，因此講方言者自己同時有翻方言恩賜的情況似乎並不常見。[44] 方言可用在禱告或歌唱敬拜神，今天不少人運用方言在不同的事工中，包括趕鬼、神醫或內在醫治等等，並沒有聖經根據。

總而言之，神召會背景學者曾廣海也承認，不論從釋經或教會歷史證據來看，「現存的〔方言作為靈洗〕入門確據的教義很難辯護。[45] 從教會歷史而言，這教義只會導致以方言為分界之五旬宗屬靈精英主義，卻無法解說歷代主要靈修傳統都沒有方言的原因。

## （三）出於人意的方言

神召會學者斯皮特勒提醒今天分辨真假方言的重要性，他認為理論上方言可以出自聖靈、邪靈或人的心理作用，但實際上，他也認為「純粹出於人意的方言很可能遠多於願意承認的」。[46] 我們認同他的觀點，原因包括：

---

[44] 翻方言原文（διερμηνεύῃ） 可作「翻譯」或較濶含義的「解釋」（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222-23）。斯皮特勒的觀點傾向後者，認為翻方言不必是逐字翻譯，只需向會眾解釋內容意義即可（Burgess, ed., *NIDPCM*, 675）。

[45] 曾廣海寫道："The doctrine of 'initial evidence' as it stands is difficult to defend as long as we try to do it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or biblical evidence."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195.

[46] Burgess, ed., *NIDPCM* , 675.

首先，非語言性的方言（舌音）不是基督教獨有現象，也見於其他宗教和非宗教的處境。[47] 另一方面基督教內外都有人成功自學舌音，顯示舌音是一個人文現象多於純粹的宗教現象。此外，在有限的翻方言科學研究中，發現翻方言的可靠性是負面的，[48] 我們認為不少舌音現象都有人為的因素。

其次，不論保羅或路加所提及的方言極可能都是人間語言，但今天眾多社科調查卻仍未找出一個實證的人間語言方言個案，甚至不少樣本是否有語言性質都成疑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相信除非基督徒叛道去交鬼，否則不會被鬼附，[49] 因此宏觀來說，今天五旬宗及靈恩運動廣泛的方言現象中，源於邪靈的應該不常見；合理的推論是，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的方言大部分出於教派次文化（sectarian subculture）的集體心理作用。

最後，教會歷史中方言現象只出現於邊緣羣體，在所有主要的靈修傳統中（包括神祕主義）都沒有角色。五旬宗運動乃教會歷史上首次將方言和聖靈充滿扯上關係的普及信徒運動，將例外的恩賜看為常規追求，難免會出現很多不真實的情況，也有助解釋北美神召總會內部調查說方言日漸減少的原因。

## （四）方言是否神祕經歷的正常表達？

近年不少靈恩背景學者已不再堅持方言乃靈洗必要確據，轉而倡議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之方言現象乃神祕經驗的一種正常的表達。正如上

---

[47]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300; Burgess, ed., *NIDPCM*, 675.

[48]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304, n. 44.

[49] 廖炳堂主編：《醫治神學的反思》（香港：建道，2011），頁123～126。

文所述，曾廣海認為方言乃「神主動、人被動」的神祕經歷初階，以靈恩羣體的特有「語言文化」方式表達出來，相等於大公教會的「入靜」。[50] 斯皮特勒則認為語言是人禽之別的指標，也是舊約中真神和偶像最大的分別，因此難怪神以方言這屬天的語言使人經歷聖靈的特別同在和彰顯。[51]

非靈恩背景的端納也傾向這觀點。[52] 他認為（1）今天方言雖大部分不含人間語言內容，但仍能有效傳達感情信息如讚美和感恩等，從這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有效之禱告「語言」，幫助信徒表達不可言諭之宗教感情；[53]（2）方言使不少人經歷與神關係親近了，類似神祕主義者直接（immediate）清晰經歷神的彰顯；（3）方言也成為了靈恩羣體崇拜中之集體自由敬拜時刻的語言，成了聖靈臨在彰顯的符號，曾廣海稱之為「聖禮符號」（sacramental signs）。[54] 難怪今天不少人以方言為神特別同在的確據，並應用在趕鬼和禱告醫治工作上。但保羅卻強調就算是真正的方言，若沒有翻譯，也不過是較次等的恩賜而已，不值得追求及高舉（林前十四5、28）。正如斯皮特勒所提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針對的，正是不要將方言等同「屬靈」的記號，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聖潔道德生活，[55] 不幸的是這正吻合了沃林頓的觀察： 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有一趨勢，就是將不少人以追求方言而非聖潔生活，藉以證明自己有被聖靈充滿。[56]

---

[50]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200.

[51] Burgess, ed., *NIDPCM*, 675.

[52] Turner,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301-3.

[53] Cf. Burgess, ed., *NIDPCM*, 675.

[54] Chan, "Evidential Glossolalia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equence," 198, 203.

[55] Burgess, ed., *NIDPCM*, 672.

[56] Warrington, *Pentecostal Theology*, 127.

## 五　結論

我們認為非人間語言的方言，即天使話語或舌音都缺乏聖經之根據，因此倡議以此為聖靈充滿或神祕經歷之正常表達或「聖禮符號」實屬不智，套用聖經中方言的觀念來解說其實是一種誤導。

從較體諒的角度而言，五旬宗及靈恩運動成員一般都是重生的信徒，我們相信「鬼附」的情況應該也不普遍，基要信仰者非此（聖靈）即彼（邪靈）的二元解說太簡化，也不合乎聖經。

因此綜合釋經、教會歷史和近代社科調研各方面考慮，我們相信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非人間語言的方言大多是出於教派次文化集體心理作用，是人對自己宗教經歷的理解和反應（reaction），而不是聖靈直接的工作。[57] 我們認為這種方言不是聖靈充滿可靠的記號，正如筆者曾論述，聖經中聖靈充滿的可靠記號是順服基督的主權和真理，並表現於日常生活的見證上。[58]

---

[57] 這也有助解釋近年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即一些個別靈恩羣體方言的音位、語素和兩者組合的方式，與說方言者所身處的特定羣體方言文化關係密切（Burgess, ed., *NIDPCM*, 676-77）。

[58] 廖炳堂：《靈修神學：理論與實踐》，頁391～392。

## 撮　　要

方言現象除了在基督宗教中出現之外，也見諸其他宗教，甚至非宗教的處境中，因此基督教的方言神學除了聖經研究之外，也需要做跨科際的整合性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和精神醫學的文獻。

方言在二十世紀之前之教會歷史中大多發生在邊緣的信徒羣體之中，甚至在大公教會中之主流神祕靈修傳統中也極為罕見。二十世紀初五旬宗及靈恩運動興起至今，歷史學者一般都認為仍未找到可靠之歷史確據去支持運動中真有別國方言的存在；而語言學者科學化的錄音研究也指向相同結論，甚至質疑不少樣本並沒有語言的性質。

我們也評析了現今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兩個主要的神學觀點：一是認為方言乃靈洗必要入門確據（古典五旬宗）；二是認為方言乃靈洗「正常卻非規範性」的表現，即類似大公教會神秘靈修初始階段之經驗（曾廣海）。

但我們認為兩個觀點都違反聖經有關方言的教導，但也不贊成應輕率以鬼附來解說這基督徒的行為現象。綜合釋經，教會歷史和近代社會科學調研各方面的考慮，我們認為五旬宗及靈恩運動中的方言大多是出於教派次文化集體心理作用。

## ABSTRACT

Since the phenomenon of glossolalia was also reported within non-Christian religions and even non-religious contexts, the theological study of glossolalia requires biblical studies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soc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researches.

Within the church history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the phenomenon of glossolalia was reported mostly among marginal church groupings. It is rarely found even within major catholic mystical traditions. In Pentecostal & Charismatic movements since early 20th century, historians generally regard that no reliable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o support their claims of xenolalia. Linguists generally hold the same view after examining scientifically many sound recordings of claimed glossolalia, with additional remark that many samples may even have no lingustic element.

We evaluates two major perspectives among recent Pentecostalism: firstly, the classical view that glossolalia is the evidence of Spirit baptism; secondly, the recent view by Simon Chan that glossolalia is normal but not normative, comparative to the experience of early stage of mystical spirituality. However after careful exegesis, we reject both views but we also caution against the hypothesis of demon possession as the common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among Christians. In view of evidences from exegesis, church history and scientific studies, we conclude that most of the phenomenon of glossolalia within Pentecostalism are collective sectarian culture and behavior.